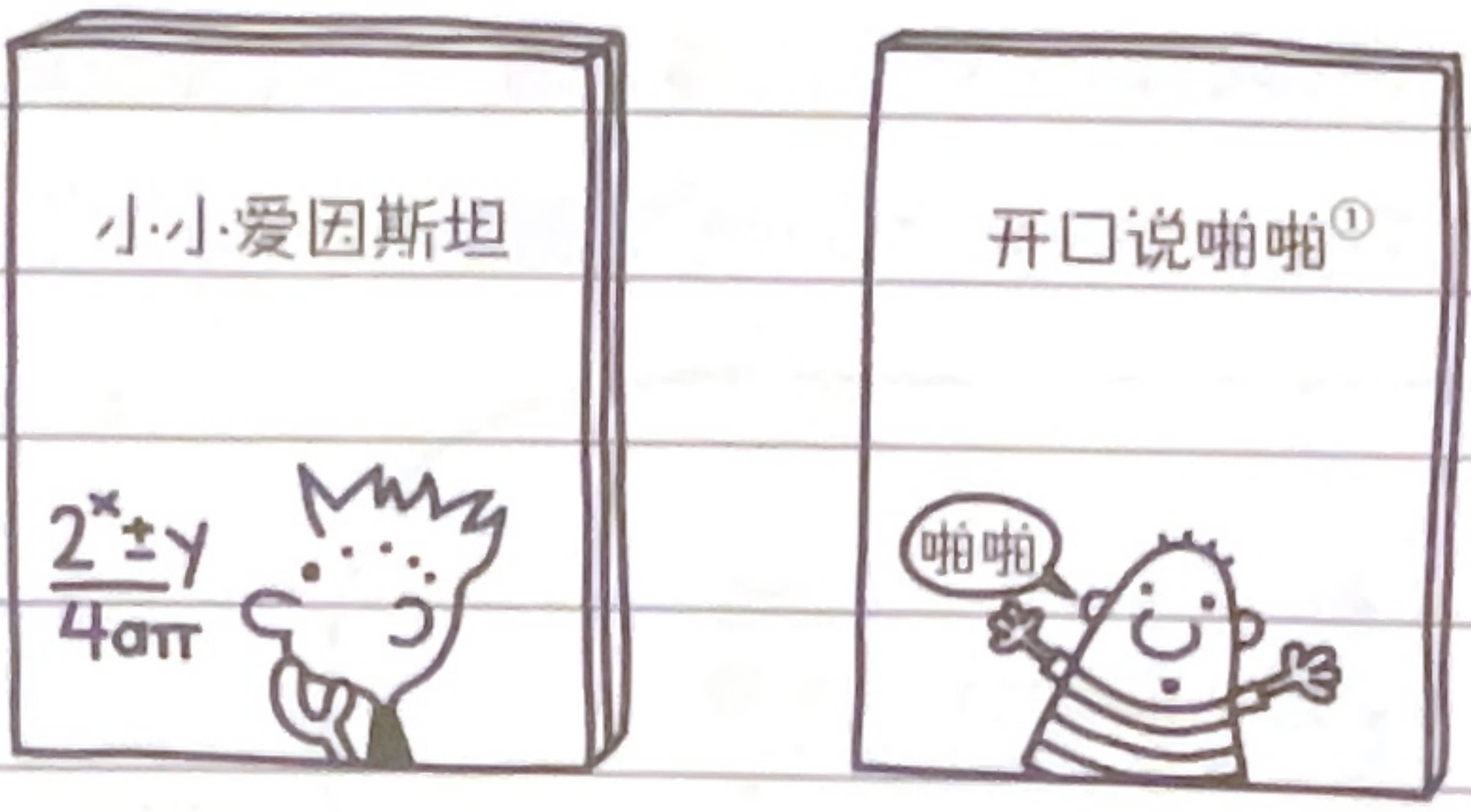
星期五

今天上课时，老师给我们分了阅读小组。

他们并不会直接告诉你，你被分到了尖子班还是基础班，不过你一看大家手里拿的书，心里就立刻明白了。



被分进尖子班，对我打击挺大的，因为这就表示我没法偷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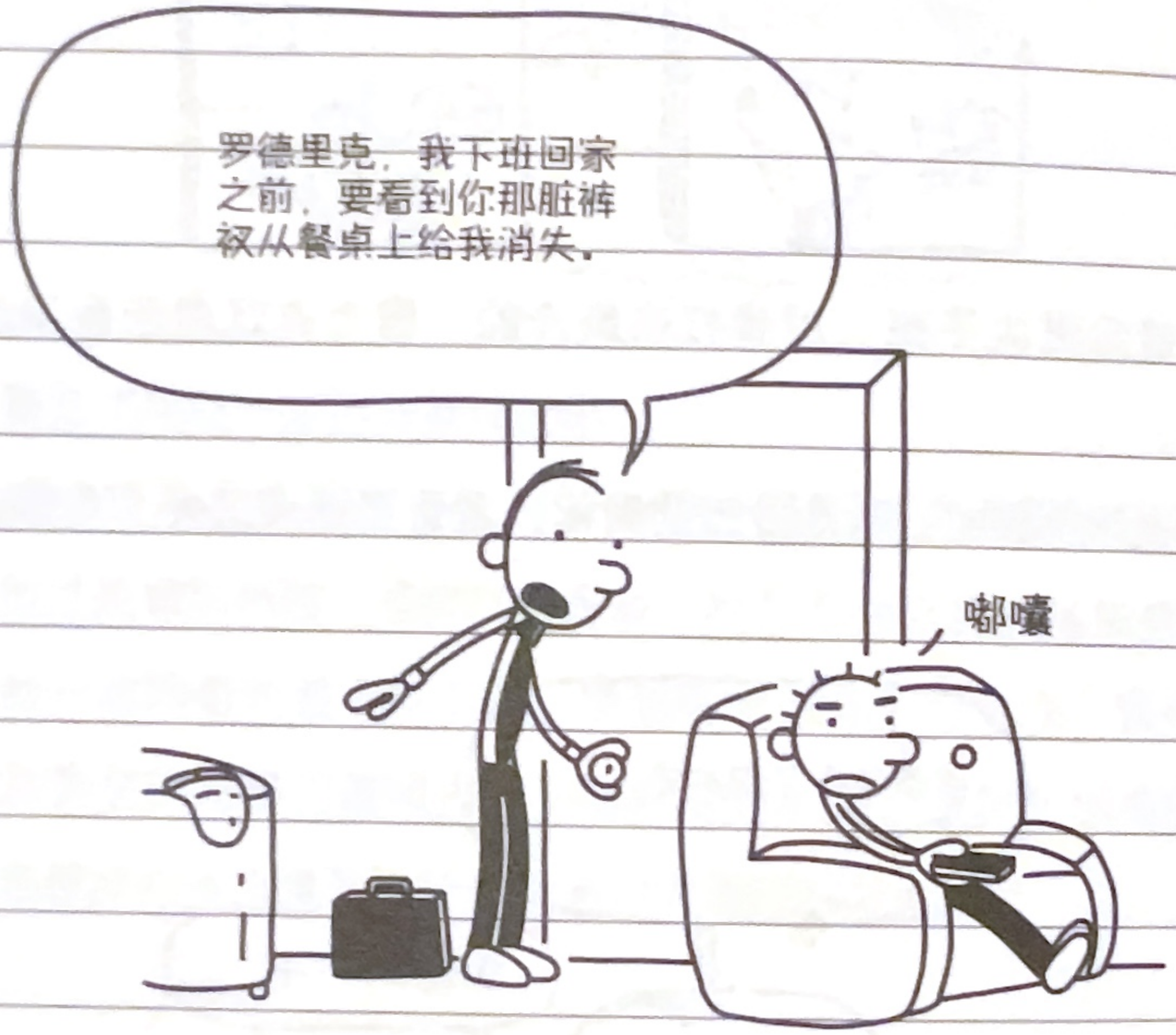
去年年底他们筛选分班的时候，我费了好大工夫，力图确保今年能进基础班。

① 译者注：*Bink Says Boo*，书名直译为《宾克说“布”》，“Boo”是小孩最容易发的音，因此可以断定这本书是给学龄前到低年级的孩子阅读的入门教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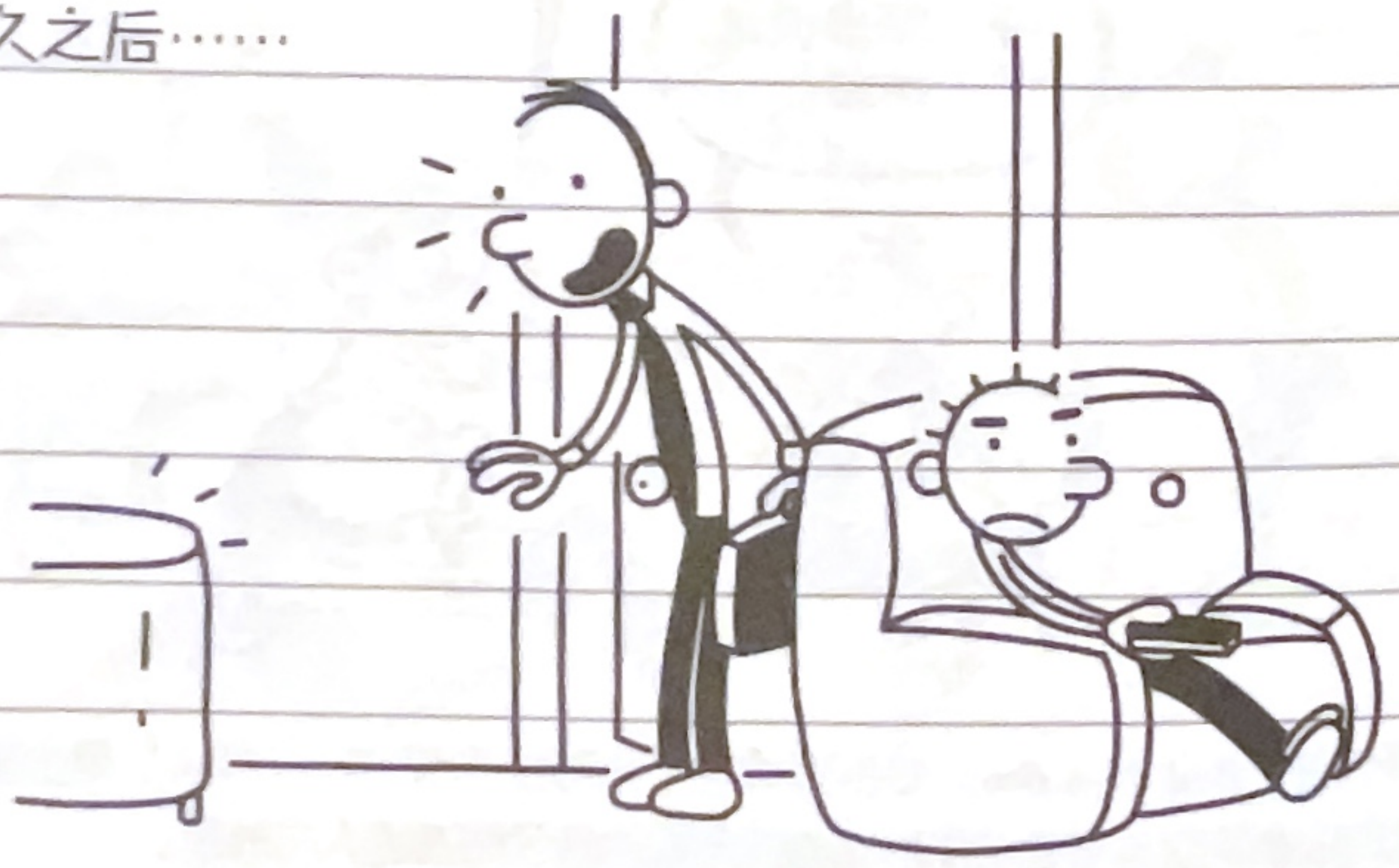
老妈跟校长关系很好，所以我猜肯定是她从中作梗，做了手脚，又把我弄回尖子班去了。

老妈总说我是聪明仔，不过是自己不肯"闪光"罢了。

话说我要是从罗德里克身上学到过什么的话，那就是学会了他那招：尽可能降低别人对你的期望值，这样即使最后你可能几乎什么都不用干，也总能给他们带来惊喜。



许久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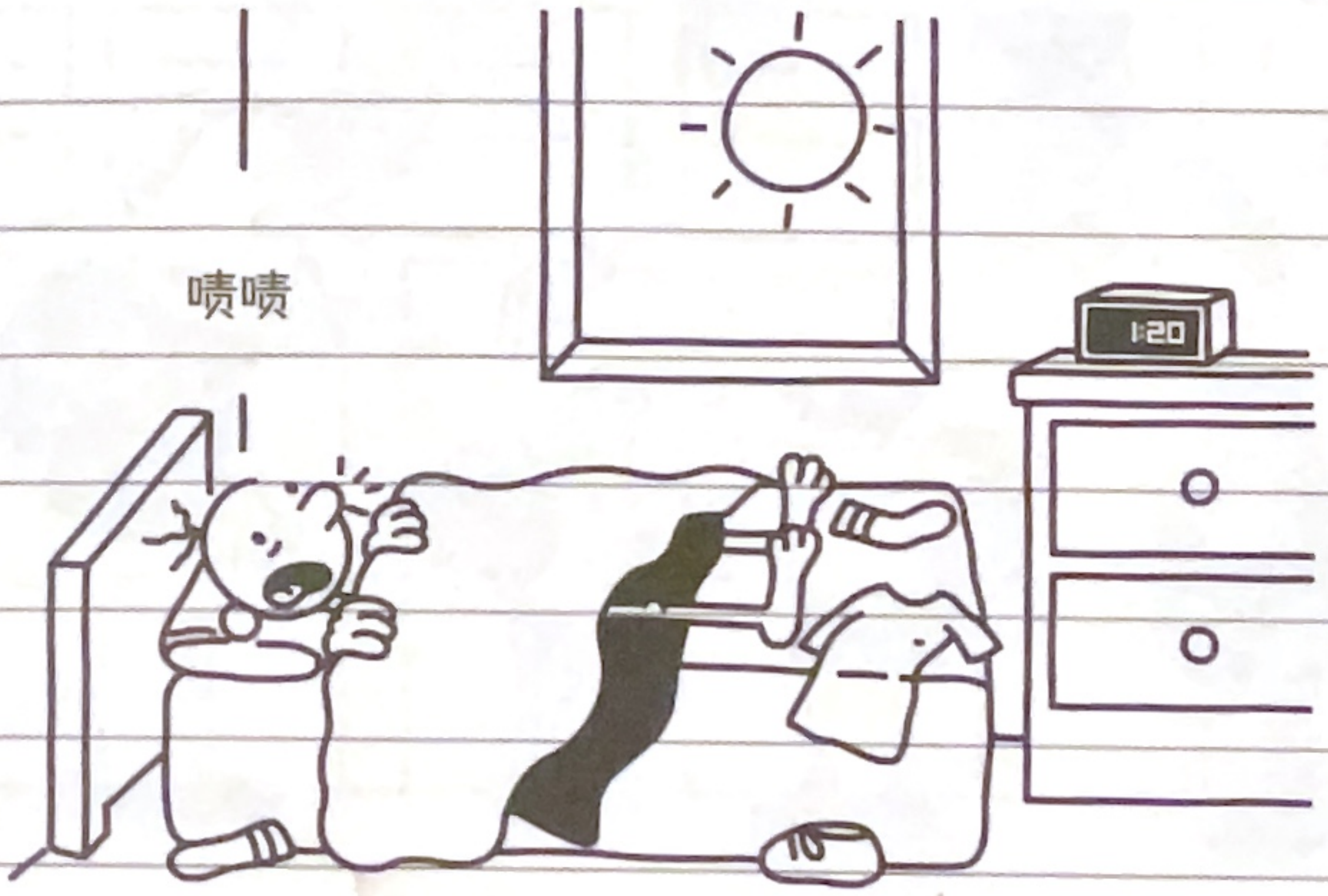
其实我想混进基础班的阴谋没有得逞，我还是有点庆幸的。

我亲眼看到过一帮“开口说啪啪”的孩子们把书倒着拿，而且他们可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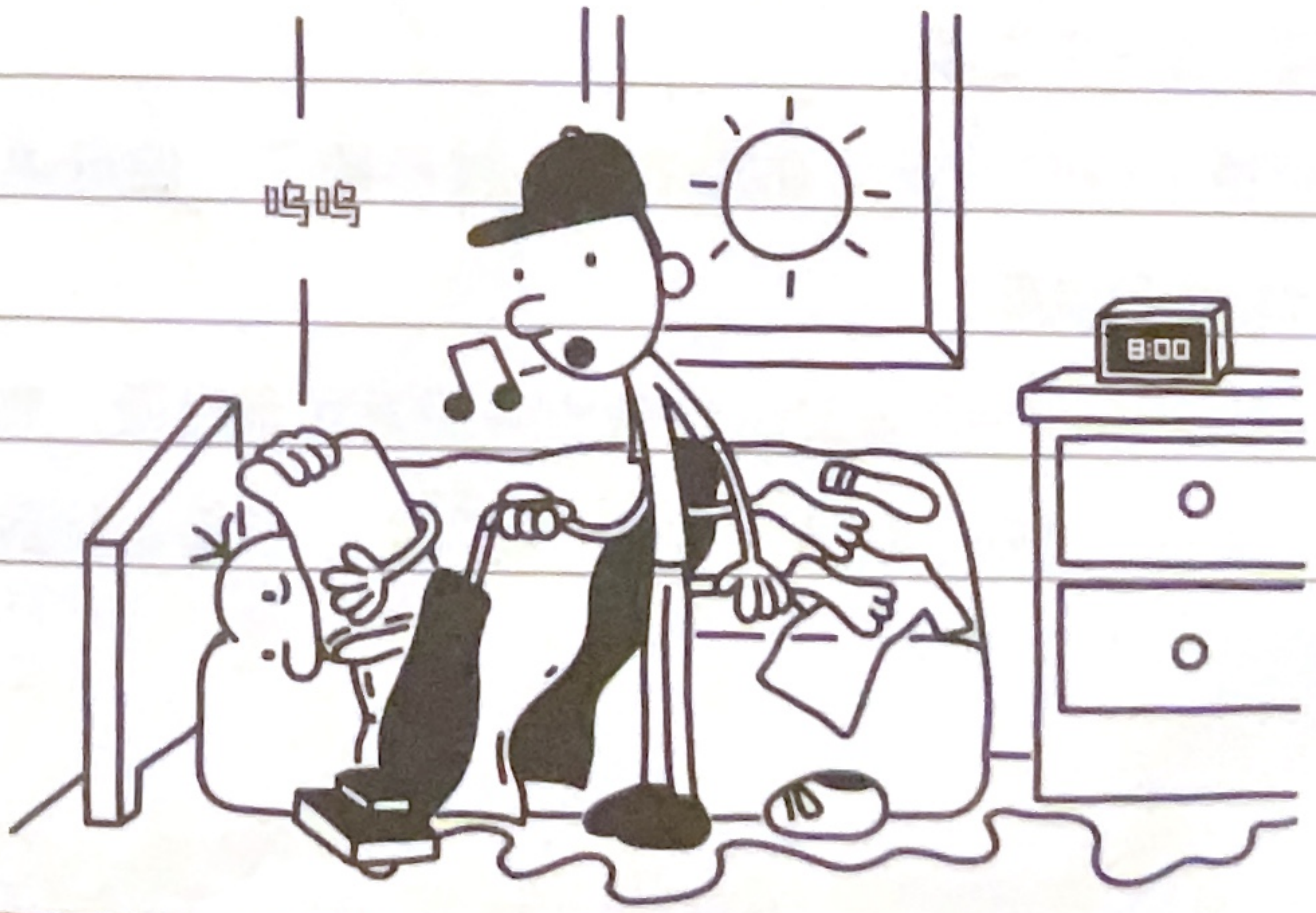
星期六

好吧，第一周的学习总算过去了，今天我要睡个懒觉。

大多数的孩子都会选择在星期六早起，为了看卡通片，或者看什么都好，不过我是不会这么干的。我在周末起床的唯一理由，就是在床上待久了，终于受不了自己的气味了。



不幸的是，老爸天天6:00起床，全不顾当天是星期几，也从来不考虑一下我想在周末放松放松——人之常情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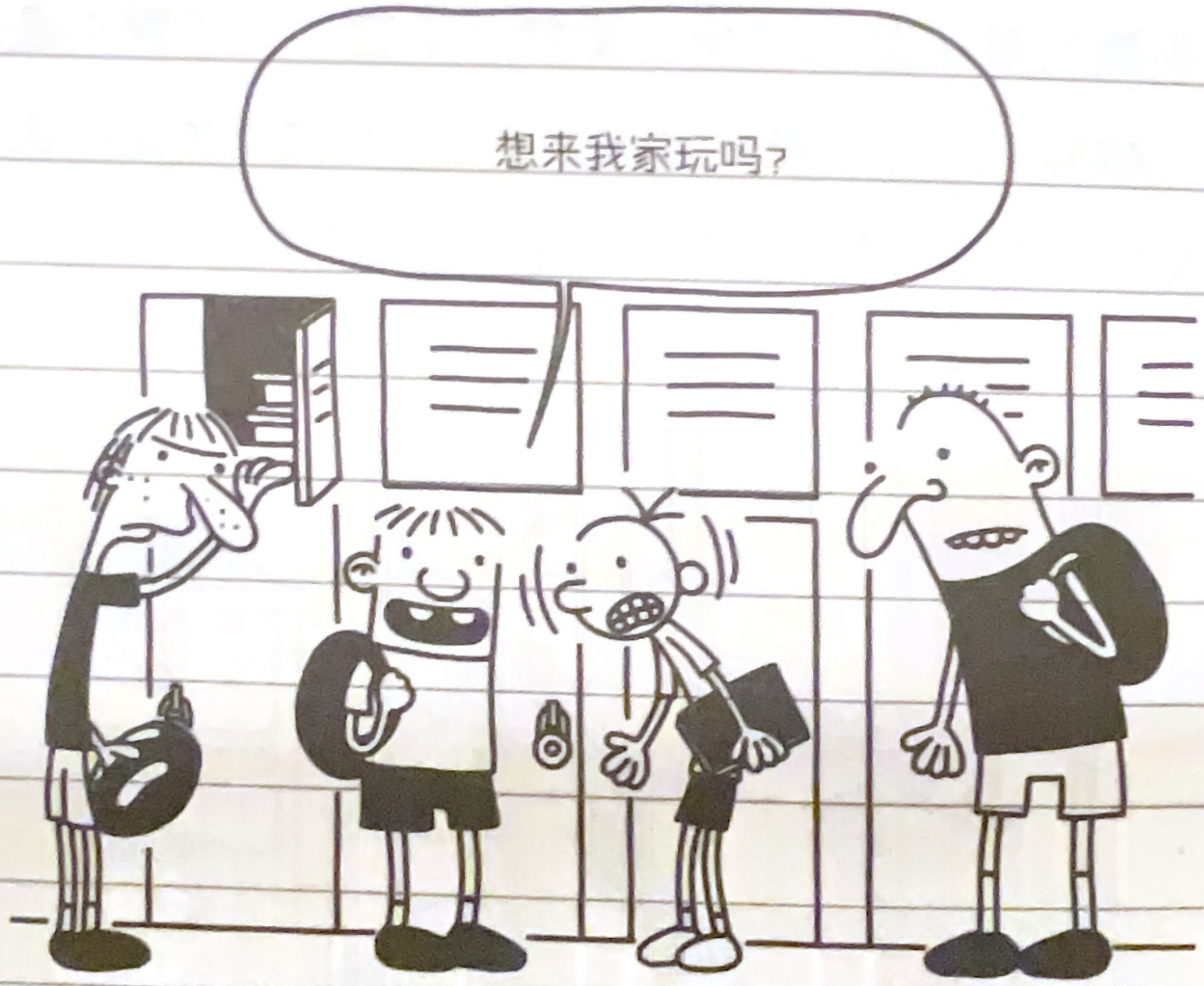


今天也没什么可干的，所以我就跑到罗利家去了。

罗利嘛，基本上算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了，当然，这得看情况而定。

我从开学第一天起就躲着罗利，因为那天他真把我给惹毛了。

那天放学后我们在储物柜旁收拾好东西正准备走，罗利突然跑过来说——



我都跟罗利说过无数次了，我们现在是中学生了，就不应该再说“玩”了，要说“混”。但是不管我敲他脑门多少次，他过后都总能忘得一干二净。

自从进了中学，我就开始注重保持形象了，但身边带着罗利，只会把形象搞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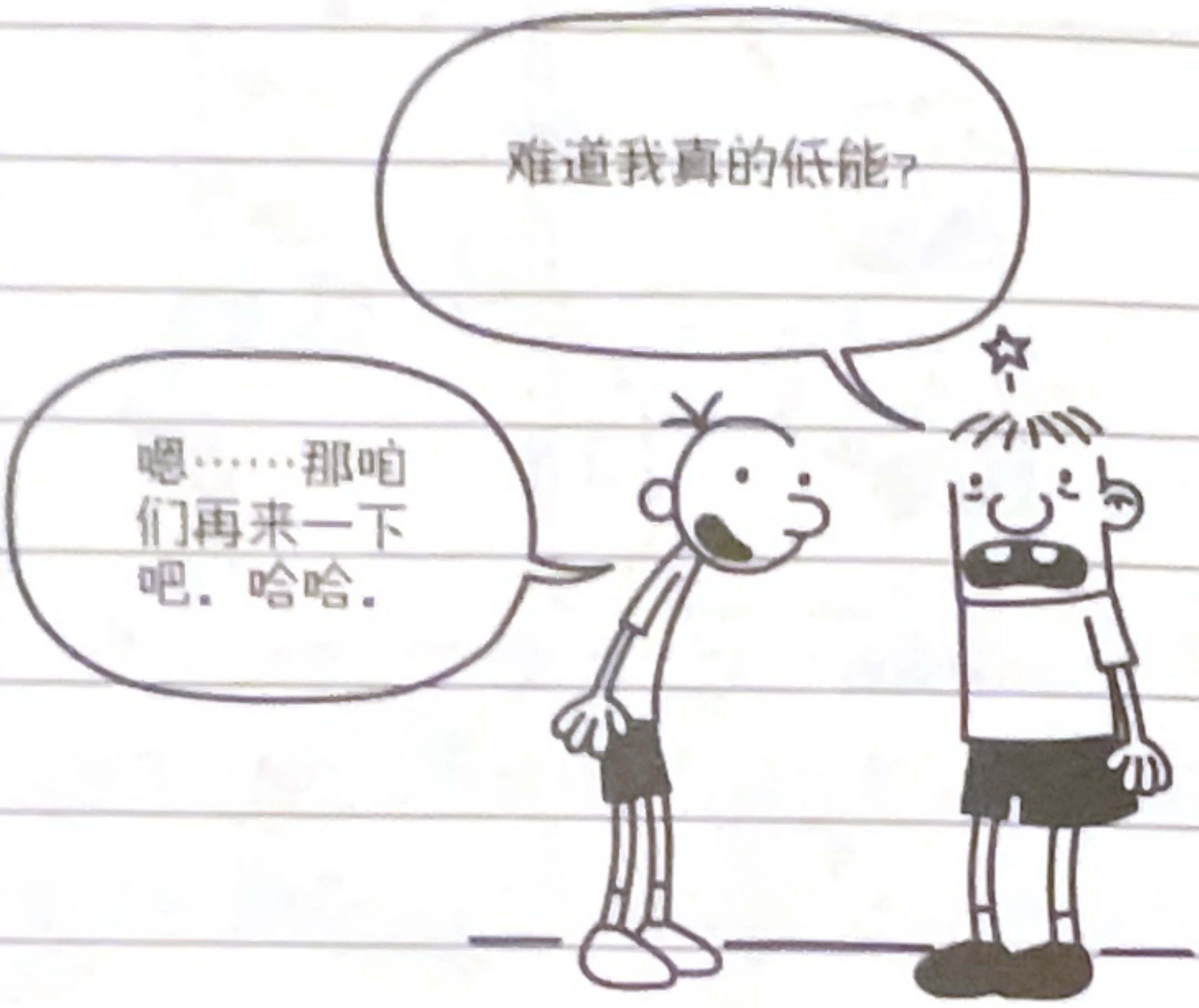
我跟罗利认识好几年了。当时他刚搬来我家附近，他妈给他买了一本书——《到了新地方如何交朋友》，于是他就到我家门

前来耍那些笨得不行的交友小伎俩。

我看我确实有点同情罗利，于是就决定：日后罩着这小老弟吧。

有罗利在身边有时还真挺好，因为我总能把罗德里克耍我的花招通通用在罗利身上。

① 译者注：这是一个搭讪段子，用“Thermos”与“There must”谐音来开玩笑，典型的冷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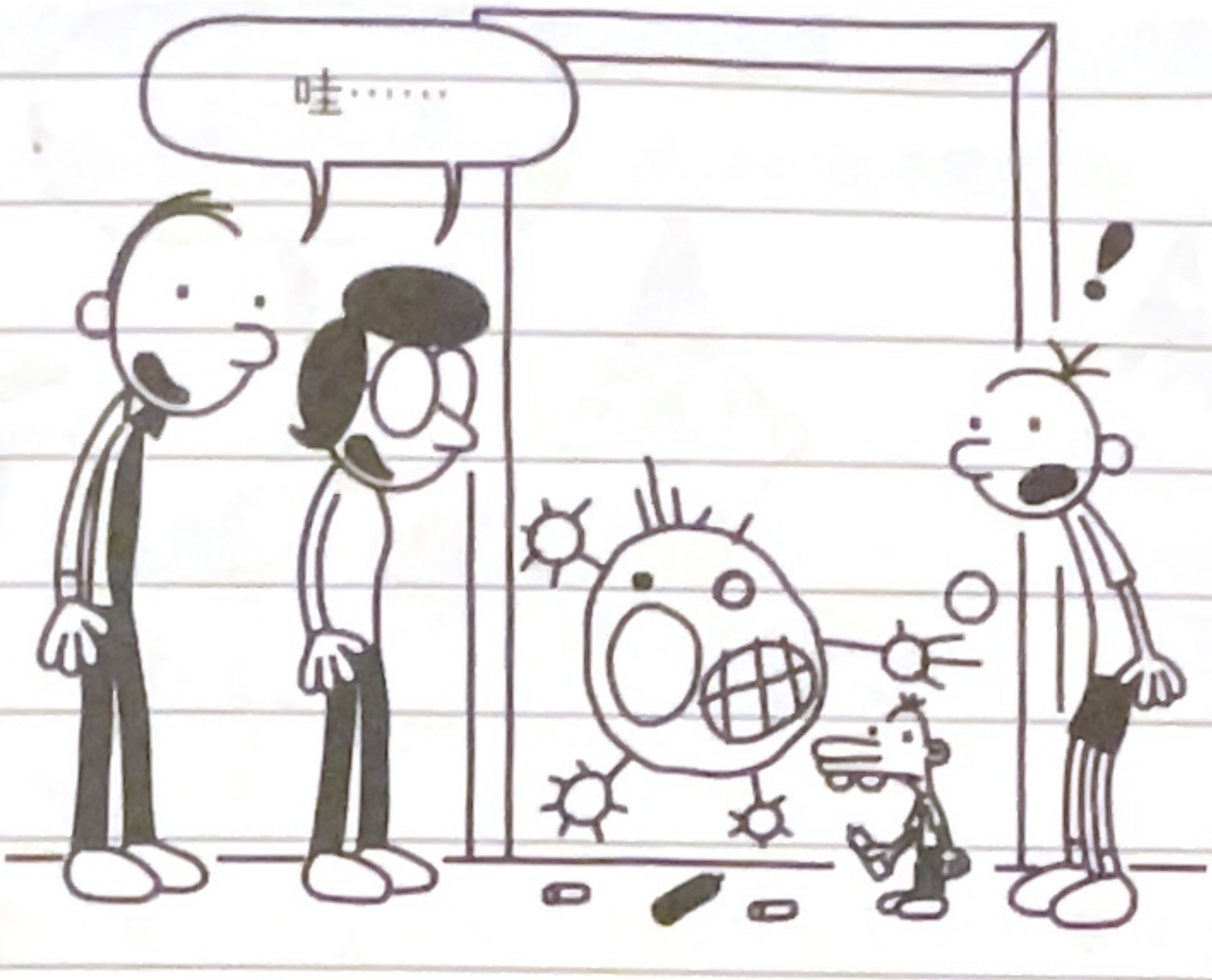


星期一

还记得我说我平时怎么整罗利的吗？哎，我有个弟弟叫曼尼，我在他身上搞恶作剧，从来没有过能全身而退的。

爸爸妈妈老护着他，当他是王子似的。不论他惹出多大乱子，他都能安安全全置身事外。

昨天，曼尼用那种擦不掉的彩笔在我卧室门上画了一幅自画像。我以为爸妈这回总该给他点颜色看看了，不过，一如既往，我又失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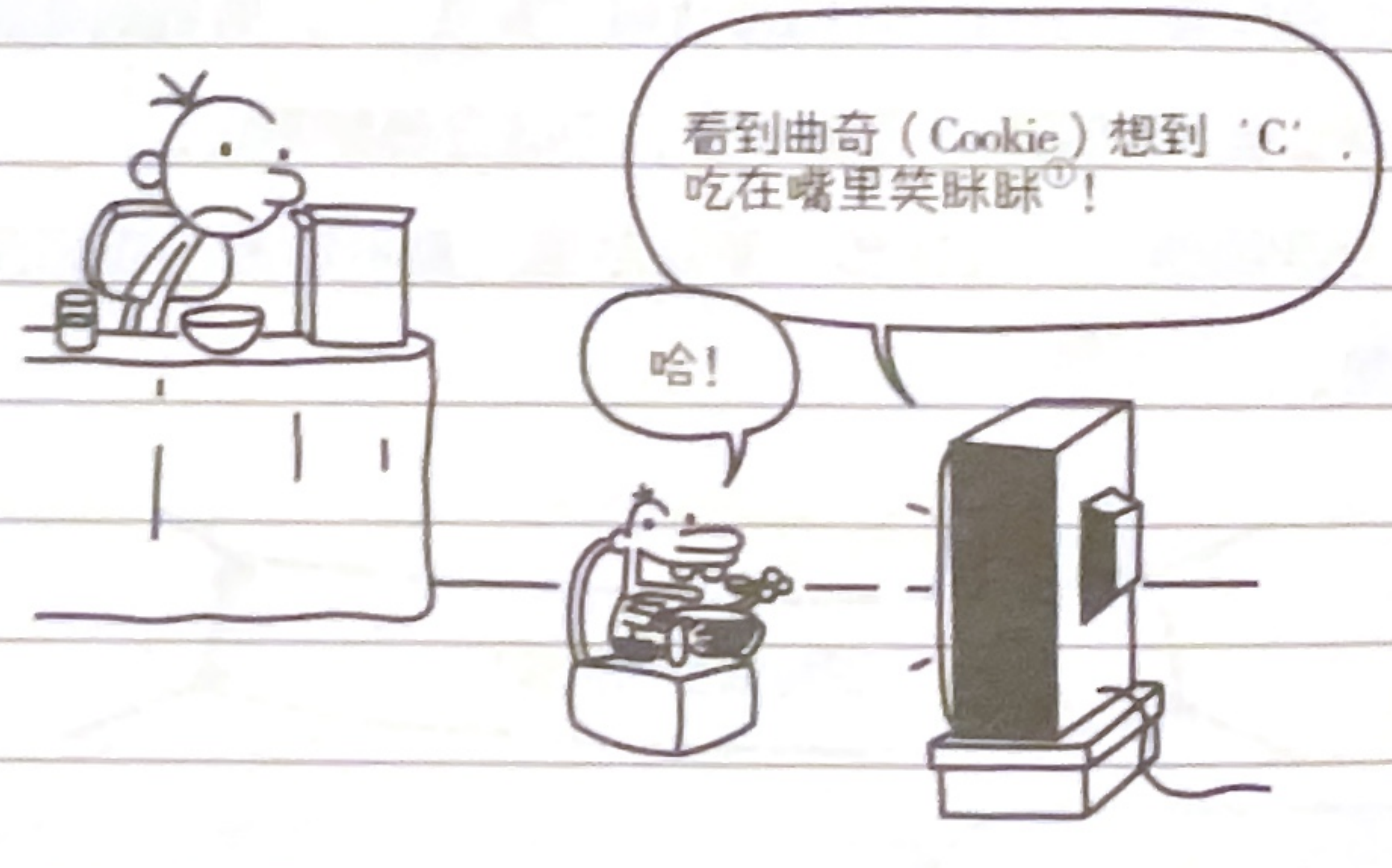


最烦人的还是曼尼给我取的小名。他小的时候死活发不出“哥哥”这个音，于是就开始管我叫“波波[1]”。他到现在还这么叫我，我让爸妈纠正过他无数次了，但就是屡禁不止。

幸亏我的朋友们现在都还蒙在鼓里，真不容易，有好几次都险些穿帮。

① 译者注：英文中“Brother（哥哥）”和“Bubby（波波，俚语里指女性乳房）”押头韵，音近，所以曼尼说后者代替前者。

妈妈让我早上帮曼尼收拾东西准备上学。我一给他做好早餐，他就端着他的麦片，坐到他的痰盂上。



一到出门上托儿所的时候，他就起身，把没吃完的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倒到痰盂里。

① 译者注：英文原文直译为“C”呢，就代表曲奇（Cookie），而曲奇呢，是给我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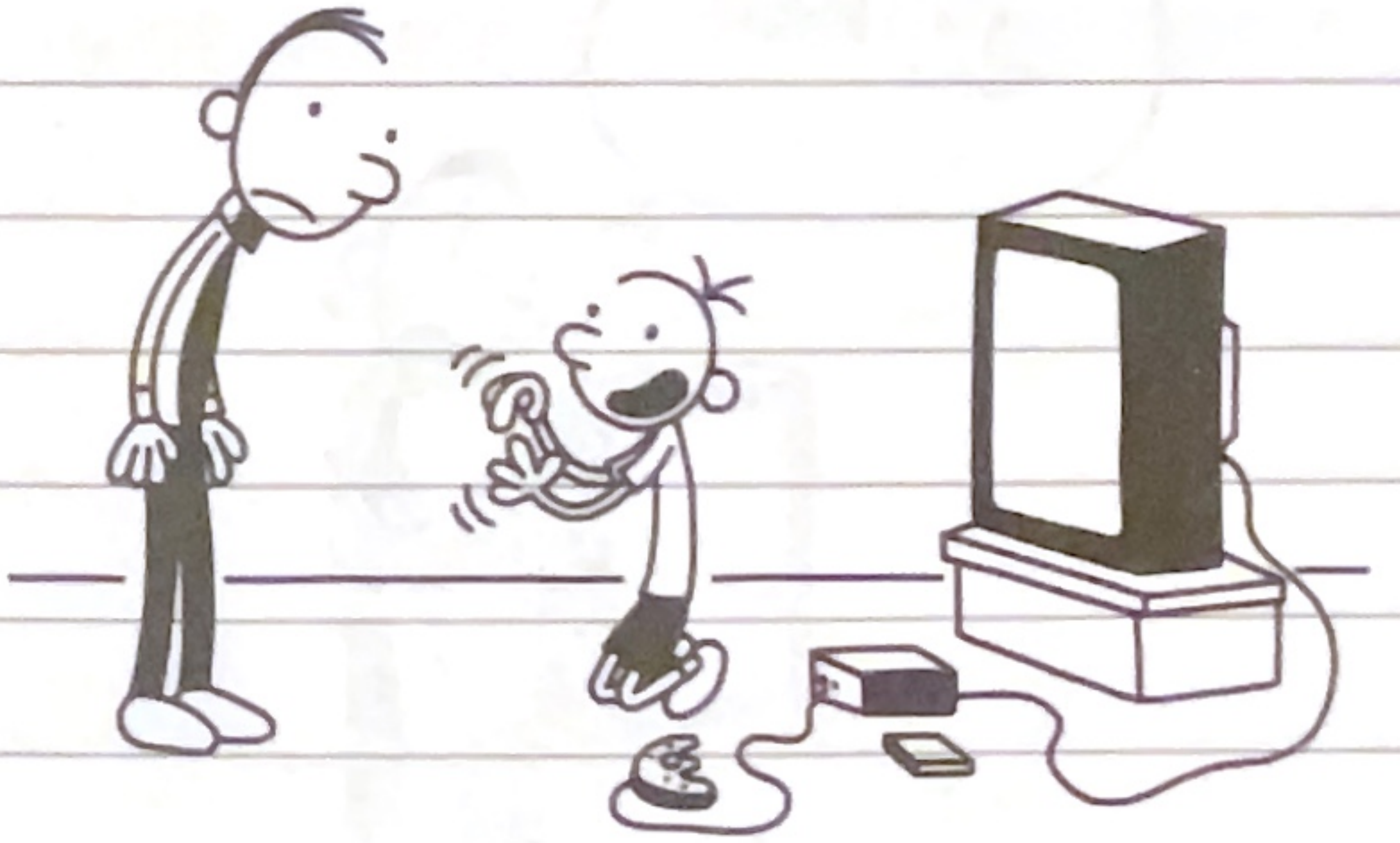
妈妈老跟我发火，责备我吃不完早餐。不过她要是也尝尝每天早上刷痰盂刷出麦片来的味道，她也准保不会有胃口。

星期二

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可是个电玩高手。要是跟我们年级的人单挑，我敢说没人赢得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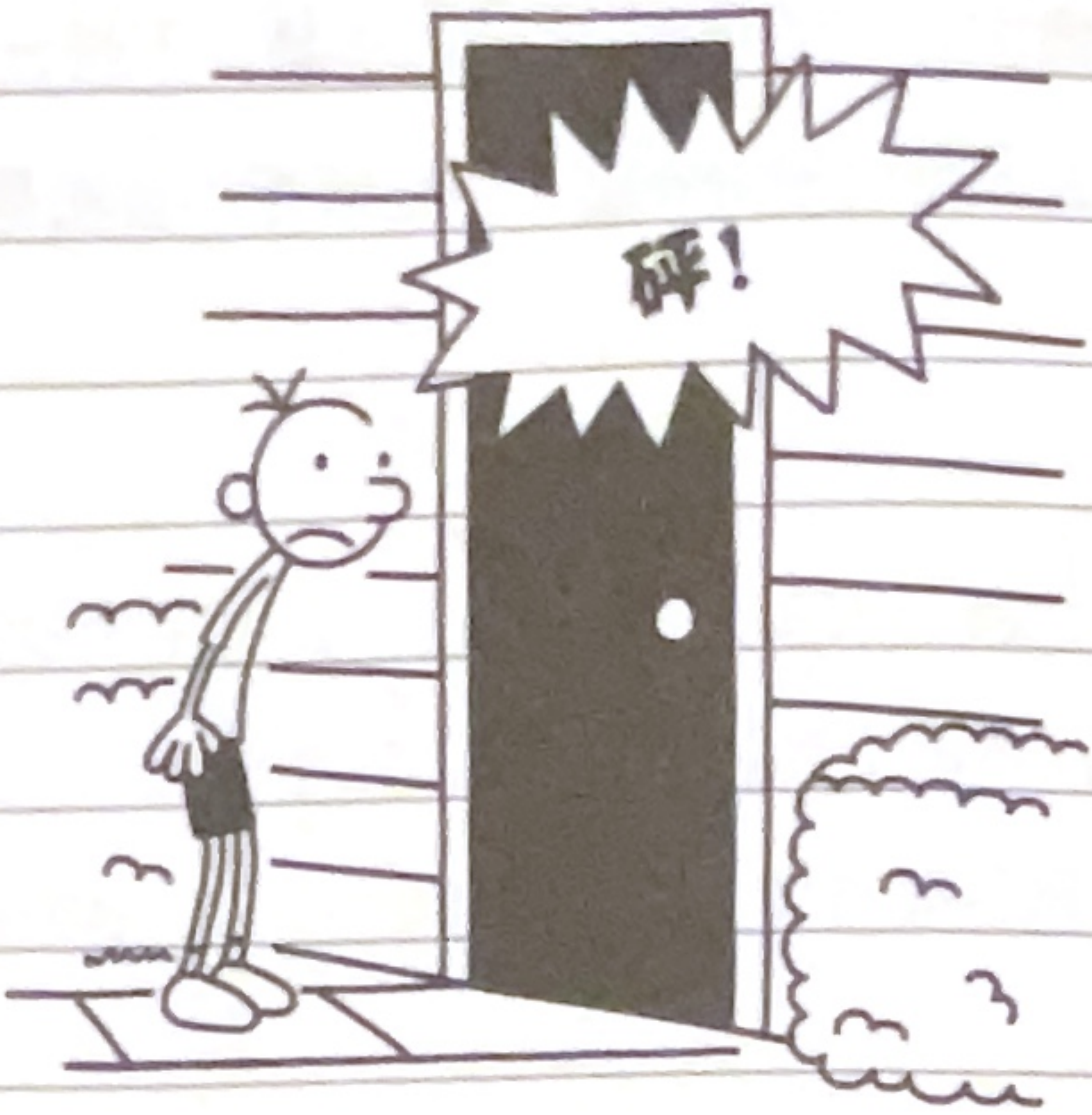
可惜，老爸不懂得欣赏我这方面的技艺，他老是让我出门动一动。

晚饭过后，当老爸又开始唠叨让我出去户外活动活动的时候，我费了好半天劲跟他讲解电子游戏，苦口婆心跟他解释不必挨晒不必流汗，如何足不出户就能享受踢足球的乐趣。



不过，还是老样子，跟老爸讲逻辑就是讲不通。

老爸平时大体上还算机灵，不过一旦涉及常识问题，那可就说不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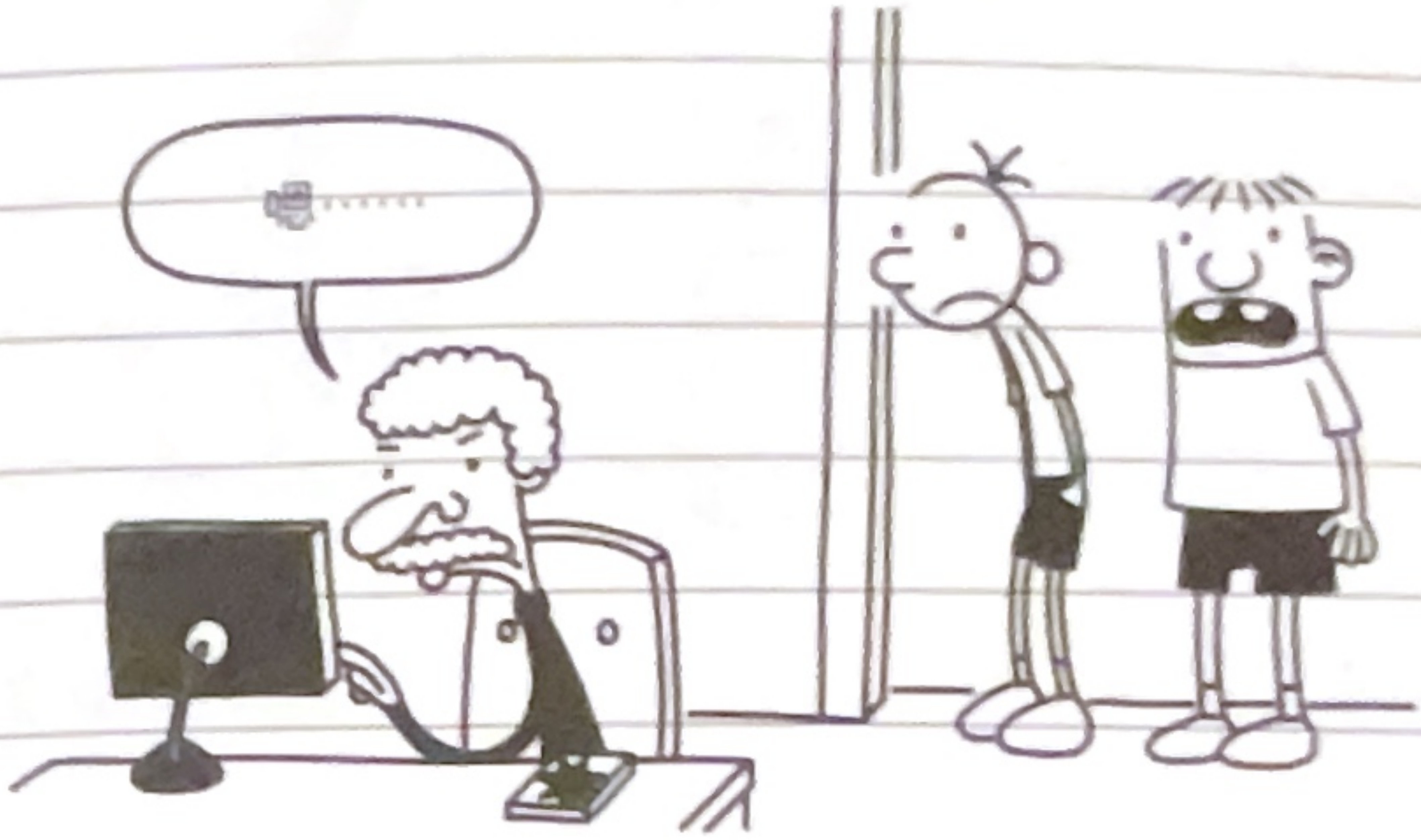


我敢保证老爸一定会把我的游戏设备拆掉——要是他懂怎么拆的话。万幸的是，这些设备一生产出来就是防摔防震防家长的。

每次老爸赶我出门做运动，我就跑到罗利家，在他家里照样玩我的游戏。

不幸的是，在罗利家我唯一能玩的就是赛车游戏之类的。

因为每次我带游戏去罗利家，他爸都会先上一些育儿网站检索，一旦查出游戏里含有打斗或暴力成分就一律免谈。



跟罗利玩一级方程式赛车特没劲，因为他可不像我这么敬业。你只需要开赛之前给你的车子取一个恶搞的名字，你就能轻松赢他。

然后，当你的车超到他前头去的时候，他就彻底崩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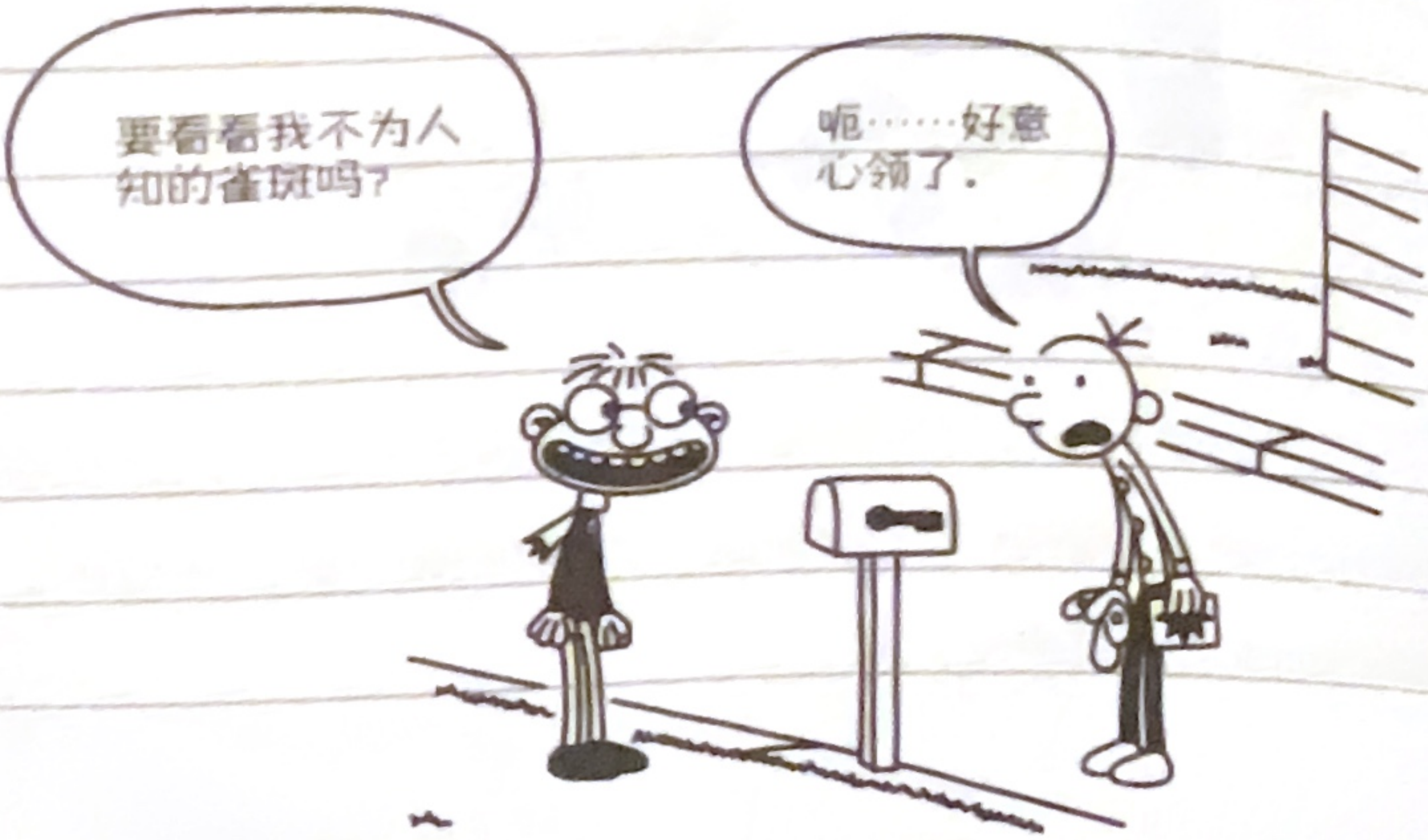
反正我跟罗利一较高下之后，我就回家去了。进门之前在隔壁家的草坪洒水器边趟了几个来回，弄得好像一身大汗似的。只要略施小计就能混过老爸这关。

不过事与愿违，老妈一看到我湿成这样就责令我立即上楼洗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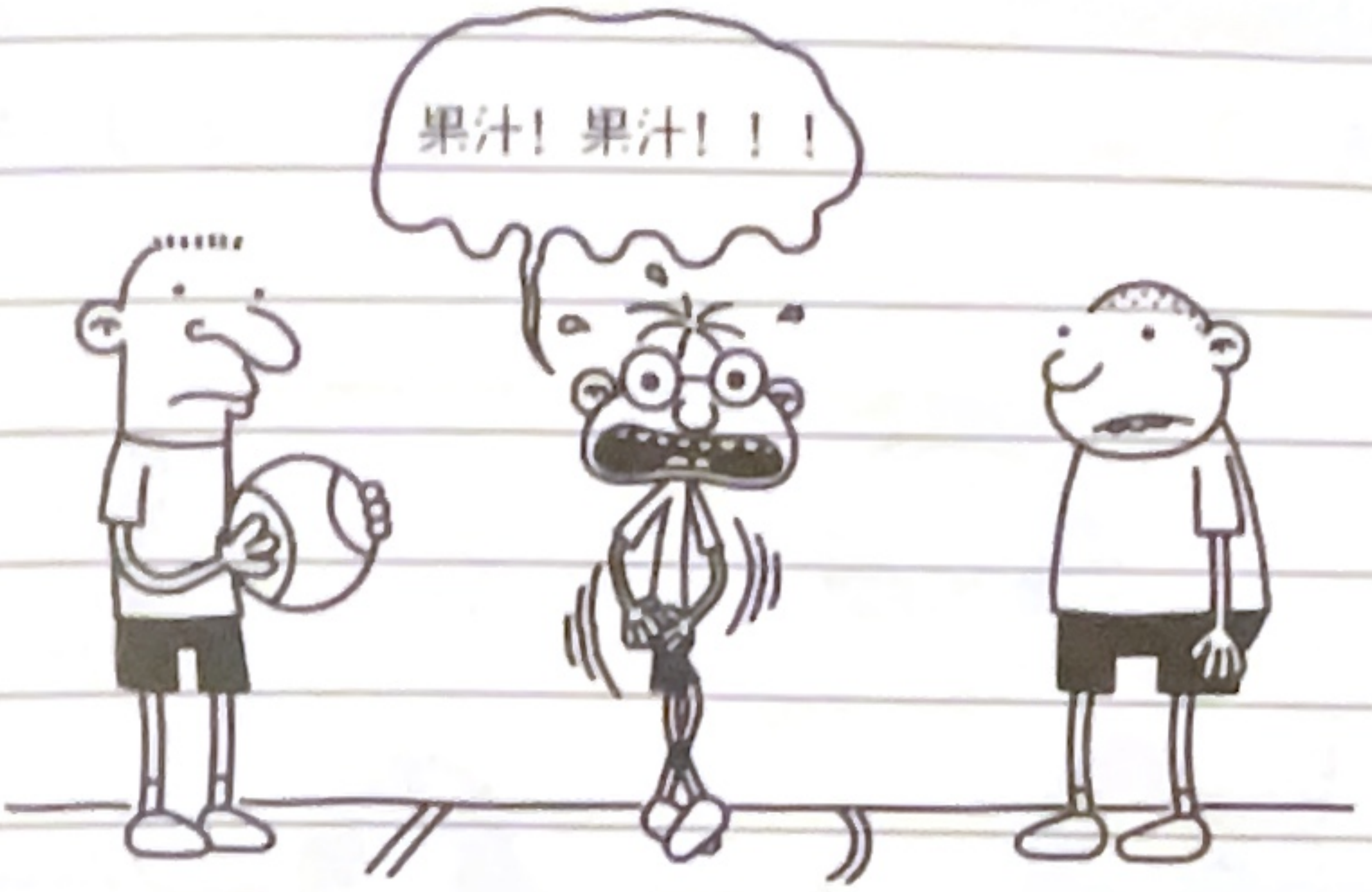
星期三

我猜老爸一定是对昨天让我出门做户外活动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今天又来了。

每次要玩游戏都得跑到罗利家去，真是让我烦透了。还有个叫弗雷格的怪人，就住在我家跟罗利家的中间，他还老喜欢在自家院子前转悠，实在没法不碰上他。



弗雷格跟我在同一个班上体育课，他的语言自成一家，比如说当他要去厕所的时候，他就说——



我们已经大致清楚弗雷格那套了，不过我看老师们大概还没弄懂。

今天，恐怕不用老爸赶，我自己也会到罗利家去了。因为哥哥罗德里克和他的乐队要在地下室里排演。他那个乐队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他们排练的时候，我实在没法在家里待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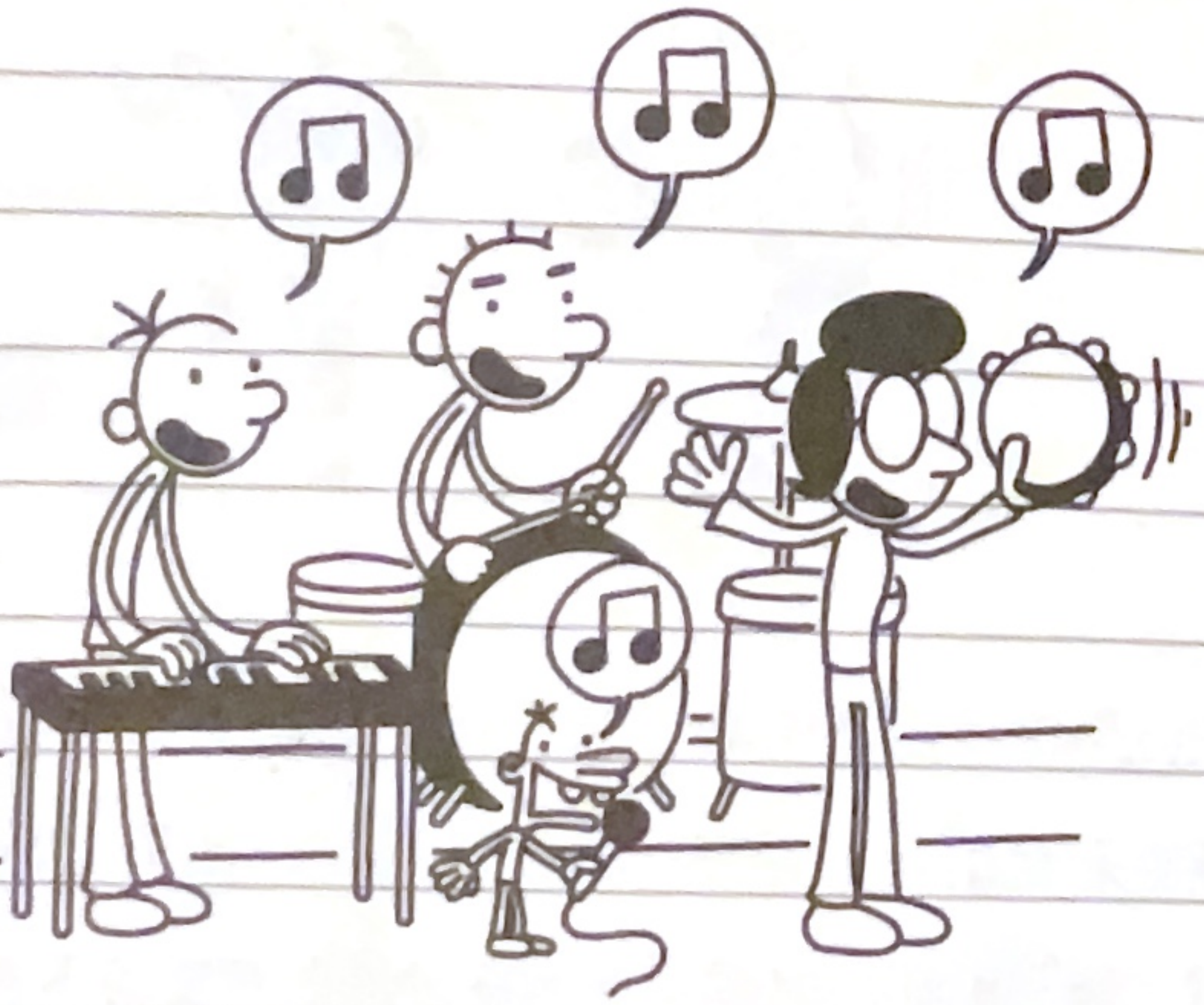
他的乐队叫作“尿不湿”，不过他在小货车上写成了“水不湿[1]”。

你可能以为他写成这样是为了耍酷，不过我敢打赌，你要是跟他说“尿不湿”应该这么写，他的表情肯定就跟刚听到新闻一样。

老爸不支持罗德里克组乐队，不过老妈举双手赞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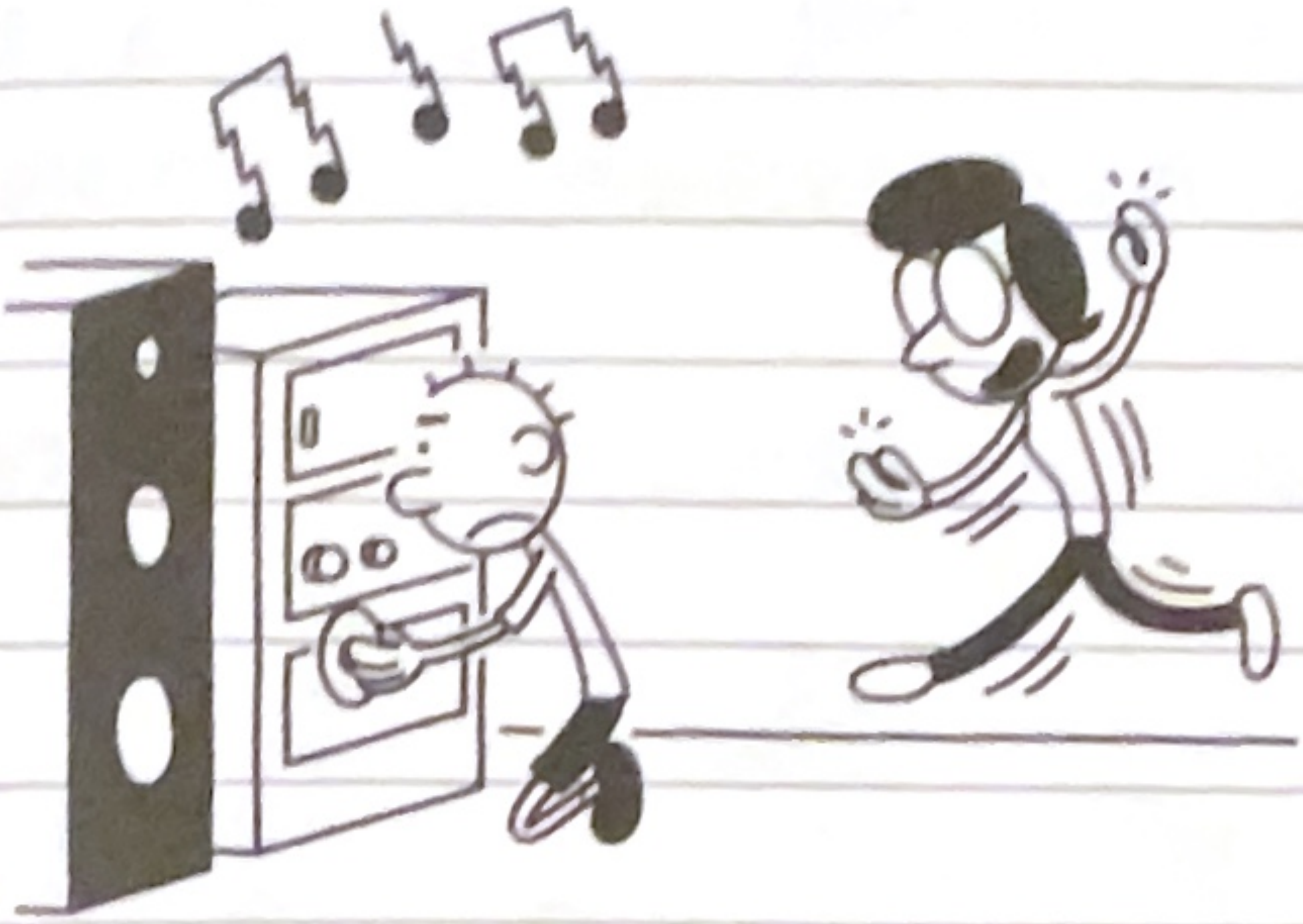
罗德里克的第一套架子鼓，就是老妈给买的。

我看老妈大概是有这么个想法：让我们大家都去学乐器，好组建一个家庭乐队——就跟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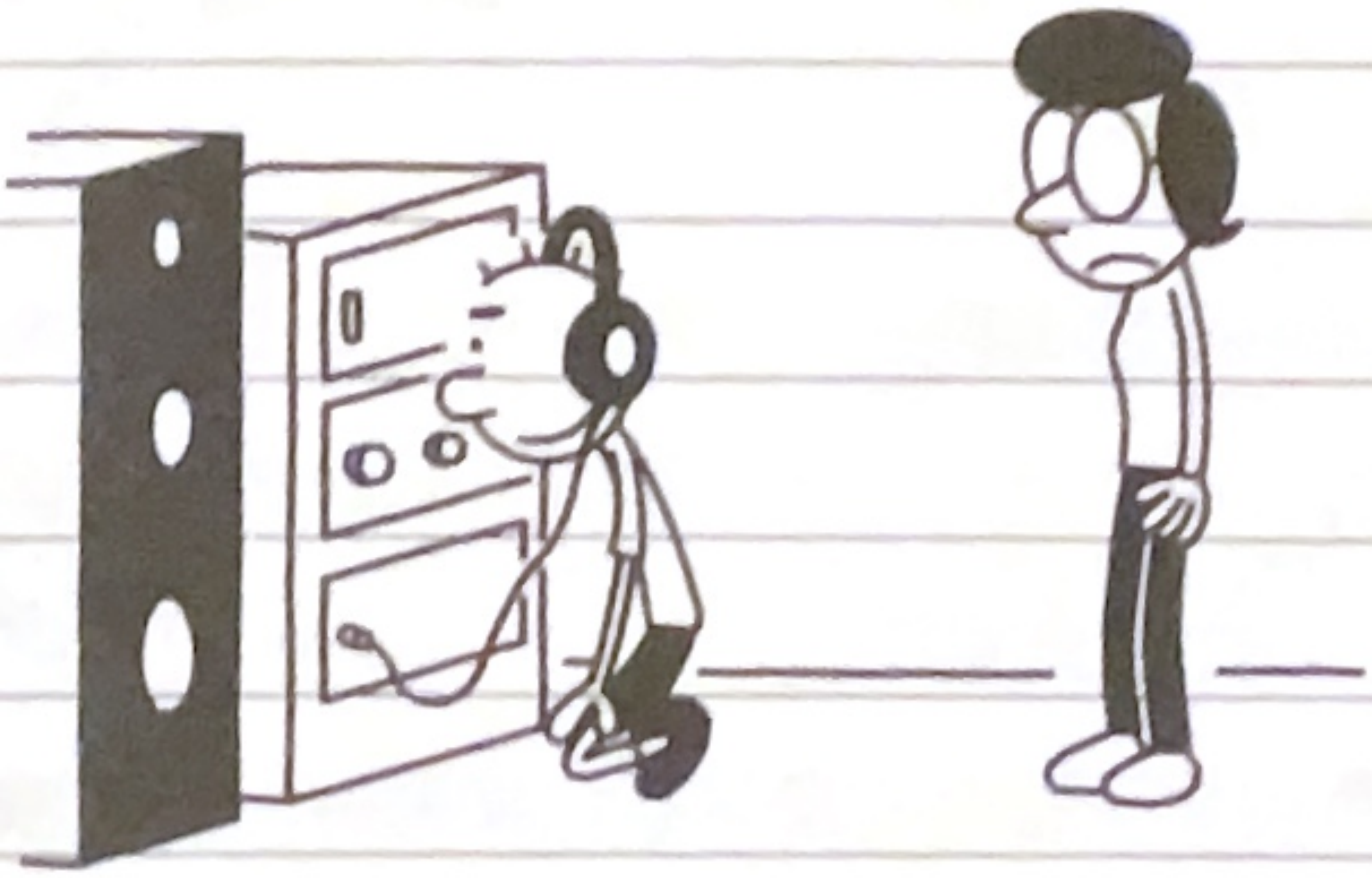


① 译者注：“尿不湿”取英文“LoadedDiaper”（用过的尿片）的意思。而罗德里克却拼写成了“LodedDiaper”。

老爸非常厌恶重金属，而罗德里克和他的乐队玩的就是这种音乐。我看老妈倒不在乎罗德里克听什么音乐或玩什么风格，因为在她看来，音乐都一个样。今天早些时候，罗德里克在客厅里听CD的时候，老妈居然还跟着跳起舞来。



这搞得罗德里克周身不爽，所以他开着小货车去了趟商店，15分钟后买了一副耳机回来，然后问题就圆满解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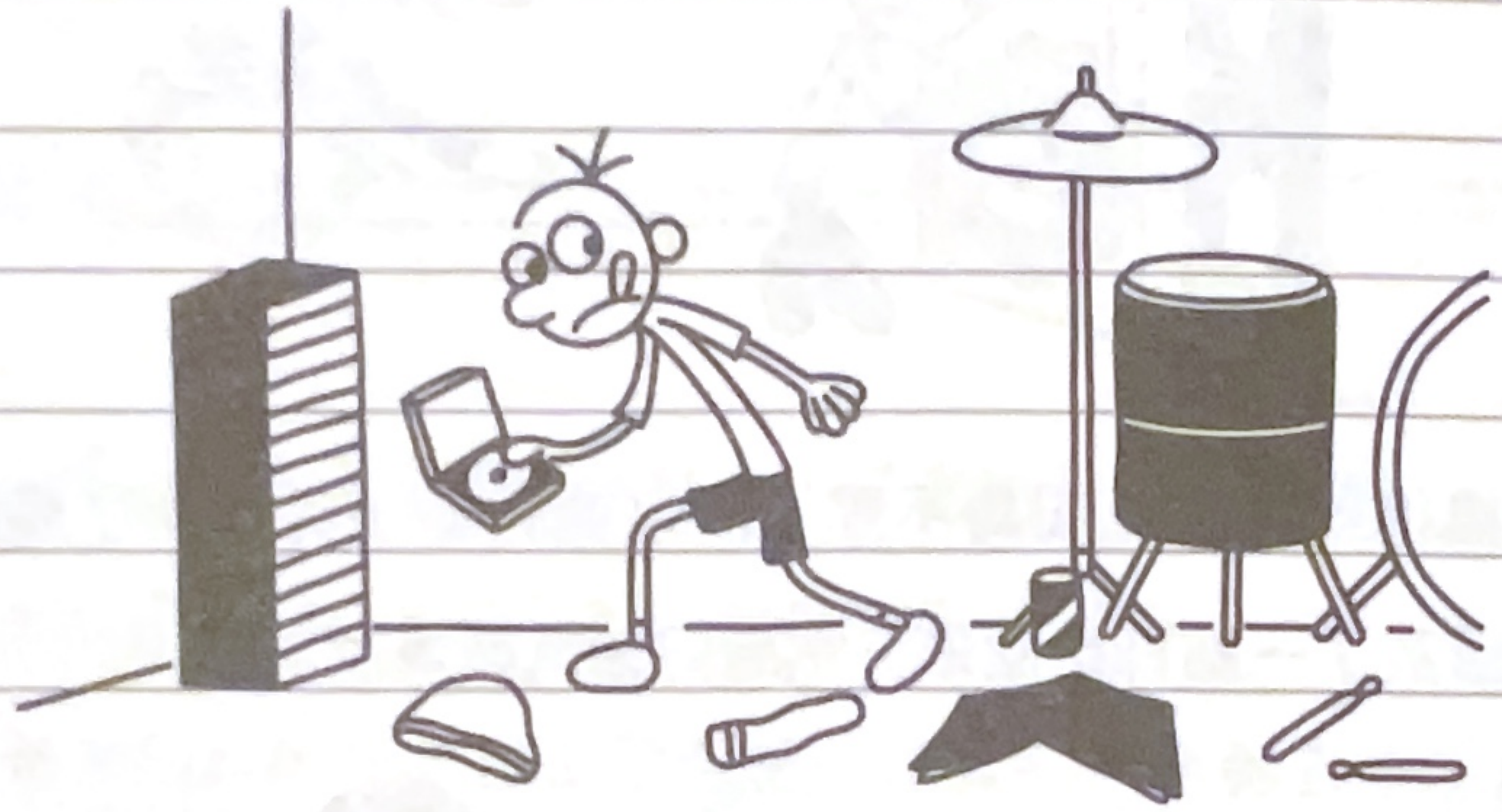


星期四

昨天，罗德里克买了一张重金属摇滚CD，上面还贴着“家长警告”的标签。

我还从来没有听过值得标上“家长警告”的CD，因为爸妈向来不许我在商场买这种CD。看来我要是想听罗德里克的这张CD的话，在家里是绝对行不通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它带出家门。

今天一早，当罗德里克出门后，我就打电话让罗利把随身听带回学校。然后我就溜到罗德里克的房间，把这张碟从架上取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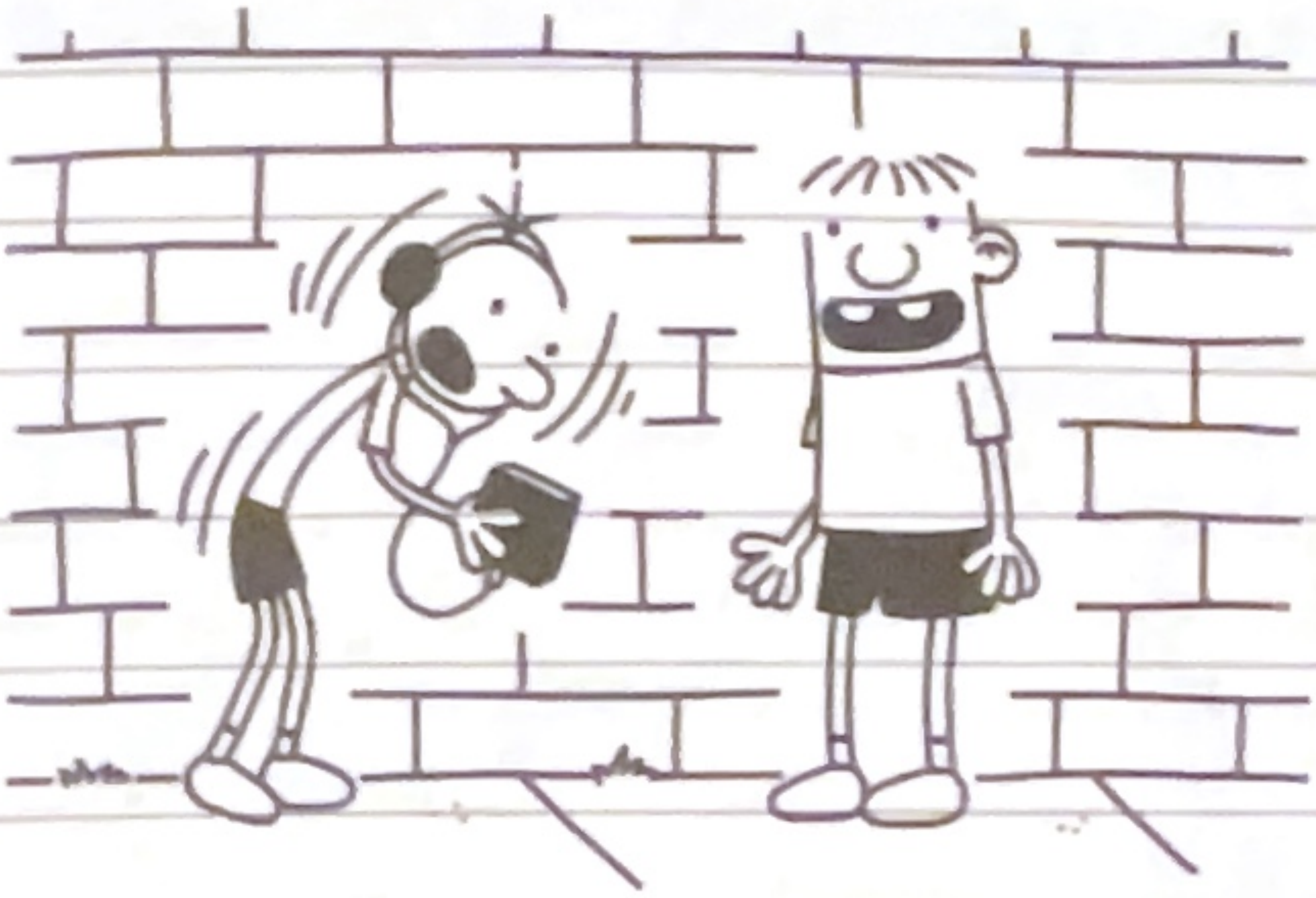


学校里是不准带随身听的，所以我们只能等到午休时分老师放我们出去的时候。时机一到，我跟罗利就赶紧溜到学校后院，把罗德里克的CD放进随身听。

天杀的罗利拿了随身听竟然忘记拿电池，所以我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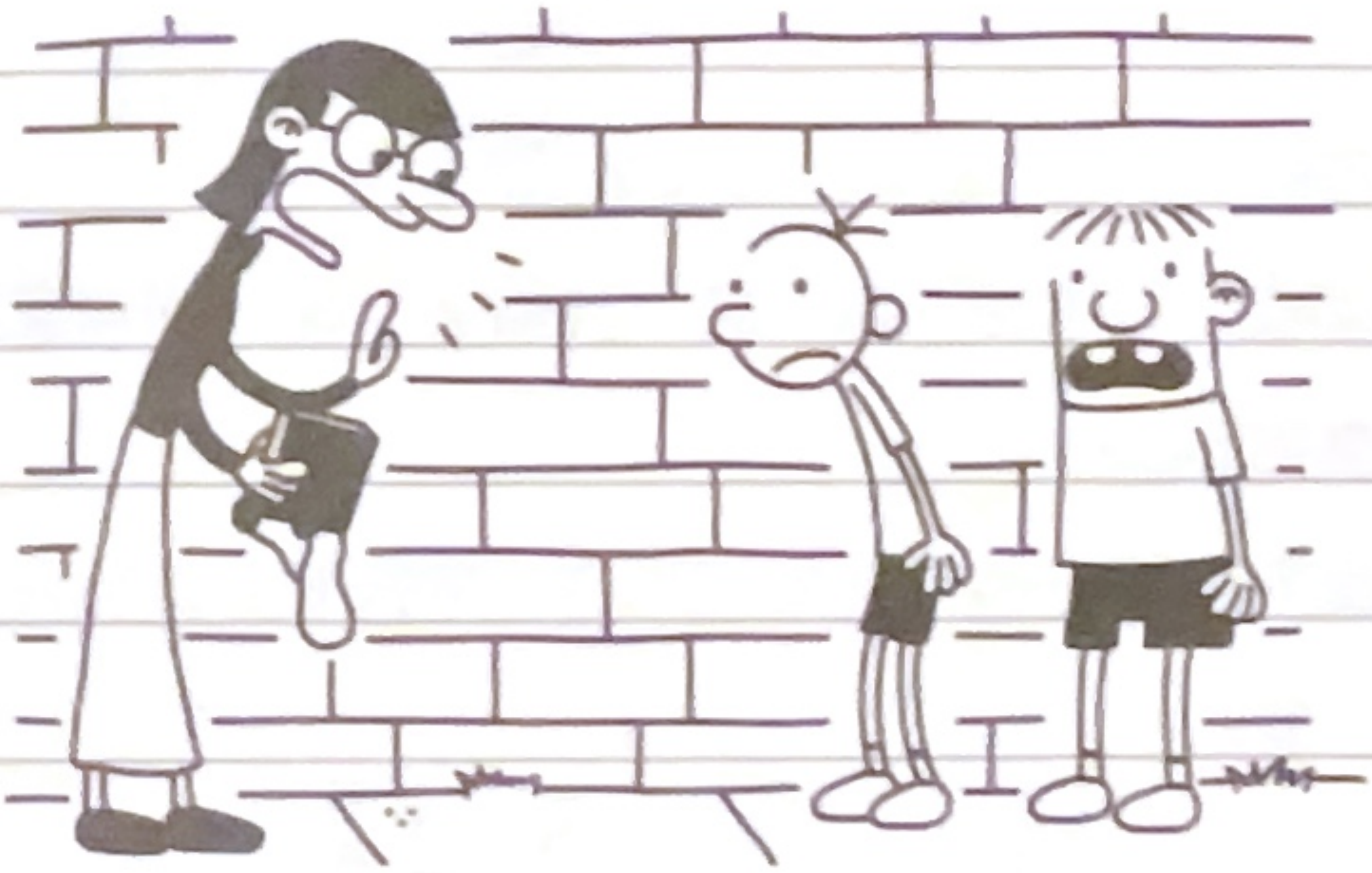
还好我灵机一动，想到个玩法。

看谁能在最短时间内把耳机甩下来，就算谁赢，只准甩头，不准甩手。



我的最佳纪录是7.5秒，不过我感觉那次甩得都有点脑震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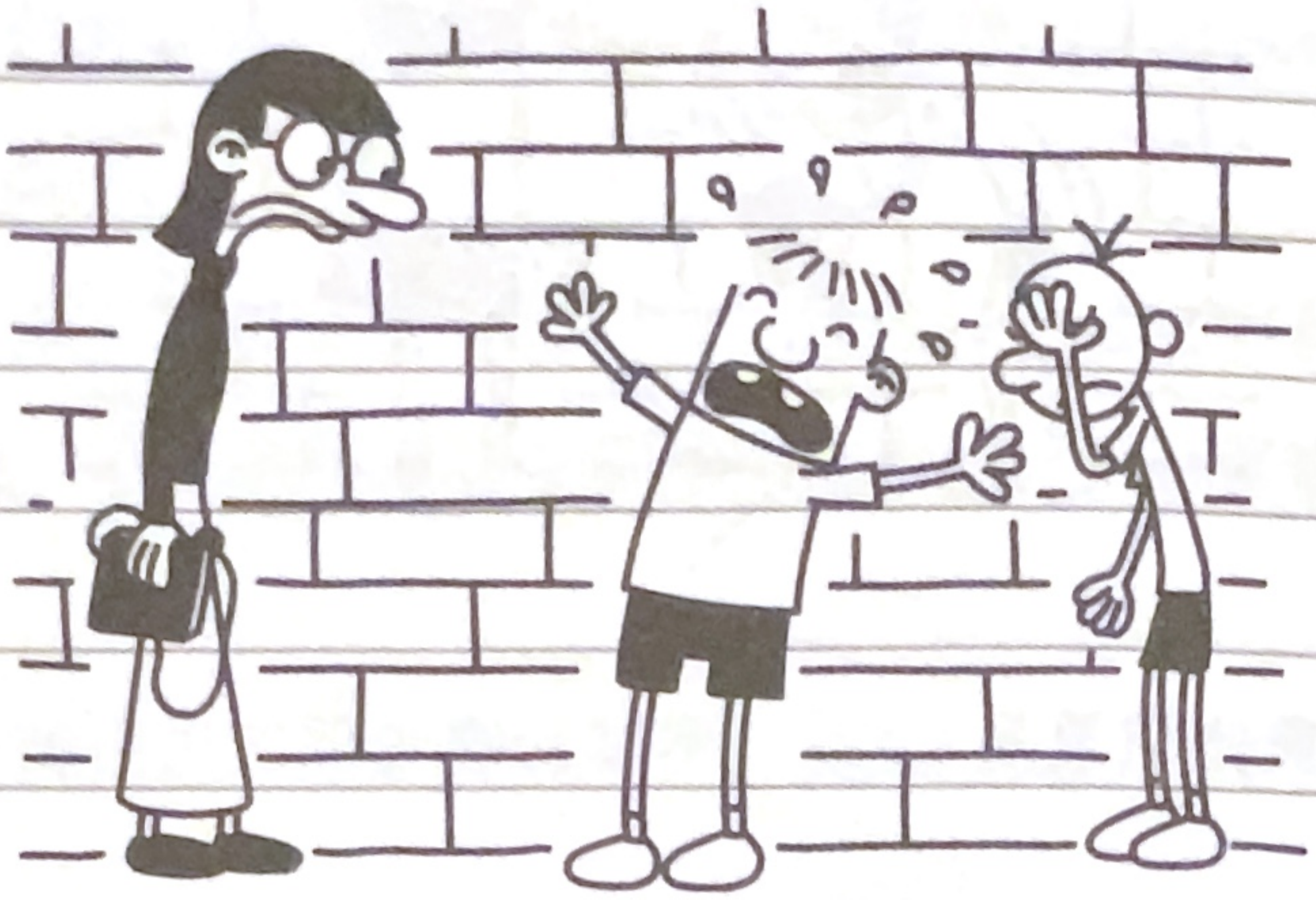
正玩到一半，克雷格老师从拐角处出现，把我们俩当场抓获。她从我手里没收了随身听，然后就开始啰啰唆唆数落我们。



不过我看她是误会了。她跟我们大谈摇滚音乐何其“邪恶”，如何使我们的大脑致残，等等。

我本想跟她讲随身听里面根本没有电池，不过看得出来，这时候打断她说话恐怕不太好。所以我就等啊等啊，等到她说完，我就说：“是的，夫人。”

克雷格老师正打算放过我们，结果罗利却开始哭哭啼啼，说他害怕自己会变傻。



说实话，有时候我就是搞不懂那孩子。

星期五

这下可好，我自作自受，闯大祸了。

昨天半夜，大家都入睡之后，我悄悄下楼，跑到客厅打开音响听罗德里克的C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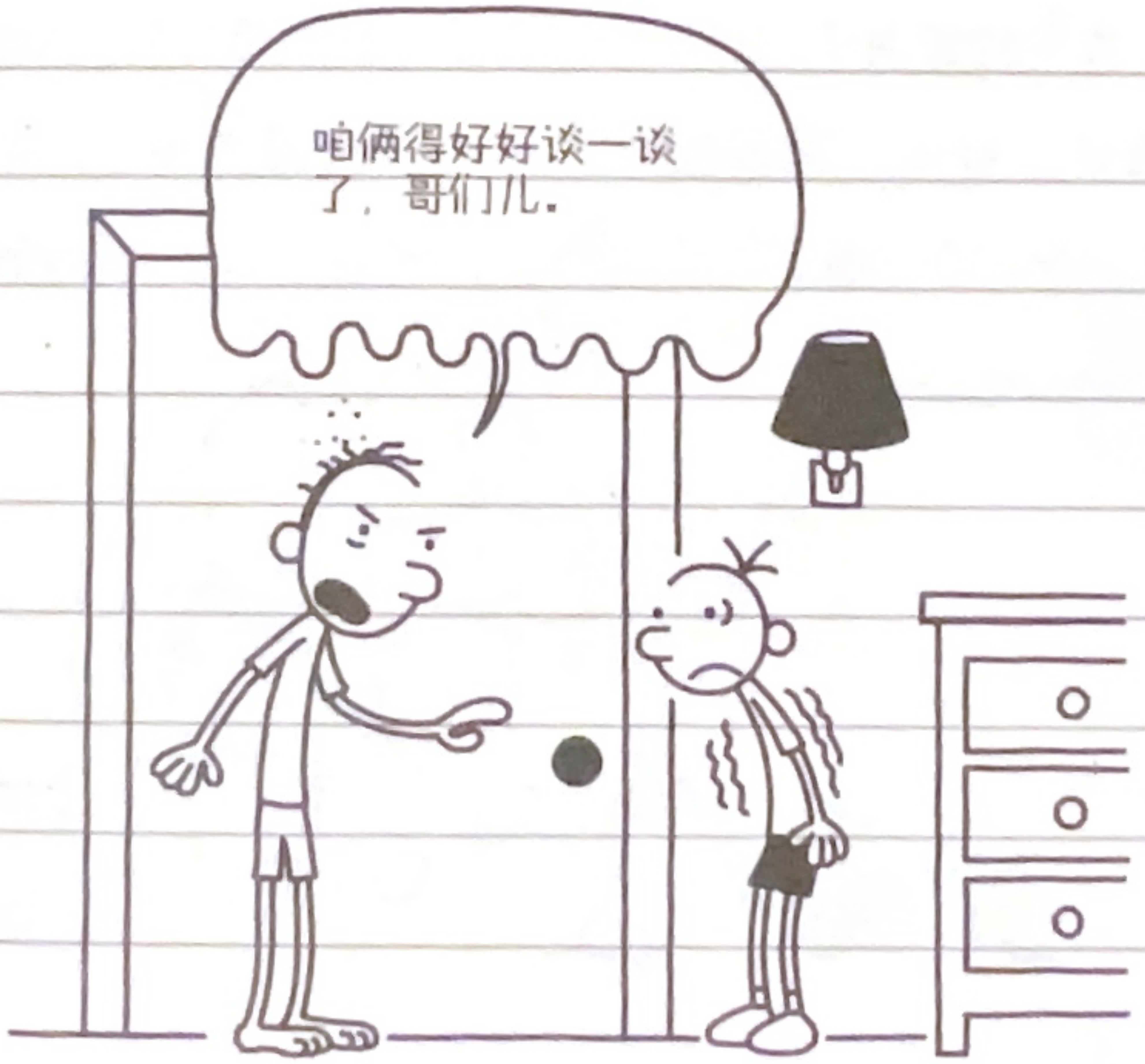
我戴上罗德里克的新头戴式耳机，把音量开得巨大，然后按下“播放”键。

首先，我得说，这下我可彻底明白这CD为什么要贴“家长警告”的标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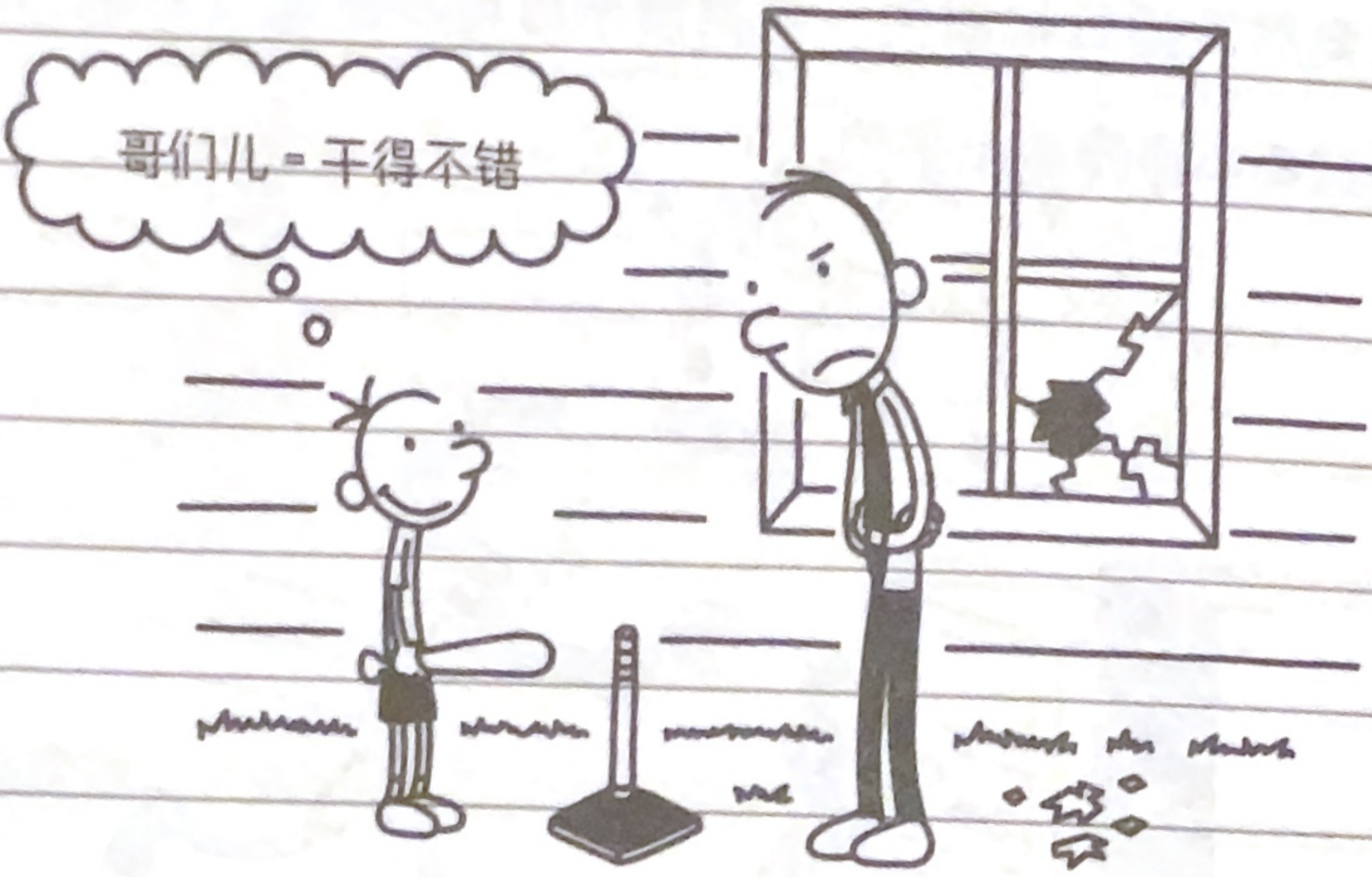
可惜第一首歌才放了30多秒就被打断了。

我竟然没插耳机插头。结果音乐压根不是通过耳机出来的，而是通过喇叭直接放出来的。

老爸把我架回房间，转身把门关上，然后说——



每当老爸用那种语气说“哥们儿”的时候，我就知道麻烦来了。我头一次听老爸这么说“哥们儿”的时候，我没听出他是在说反话，结果就放松了警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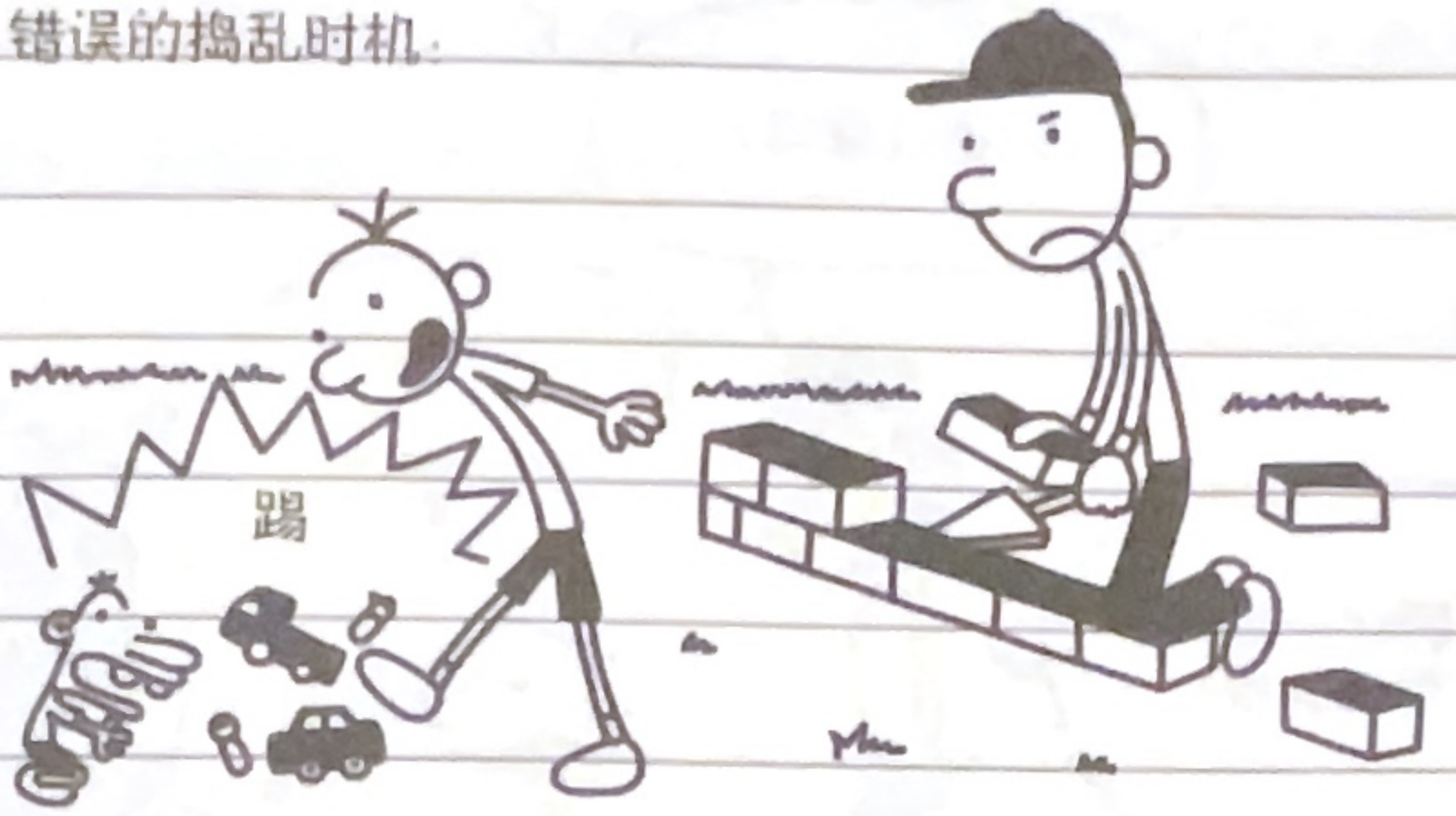
之后我可再也没上当了。

晚上老爸训了我十多分钟，然后我猜想他大概也觉得与其穿着内衣在我房里杵着，还不如回去睡觉。他罚我两周内不准玩电动游戏，我早就猜到了。这就放过我了，我还是比较庆幸的。

老爸有个好处，就是发火之后，气消得也快，然后就没事了。通常如果你在他面前捣乱的话，他逮到什么就冲你扔什么。

正确的捣乱时机：

错误的捣乱时机：



说起罚人，老妈的风格就大不一样。要是你捣乱被她逮住，她首先会花若干天来考虑合适的量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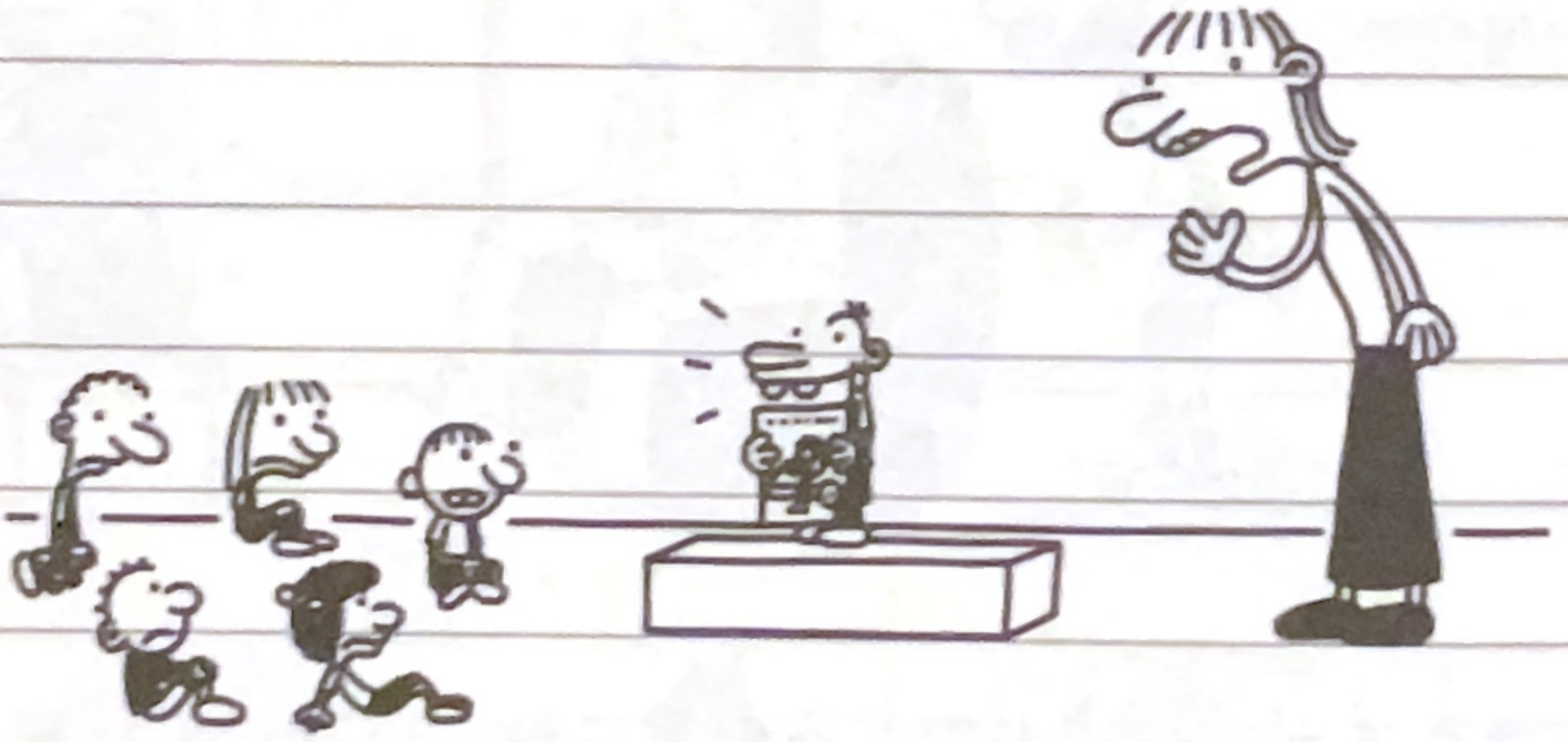
当你在等待被宣判的时候，你会尽力做点好事，以期博得减刑。

不过几天之后，正当你以为烟消云散，得意忘形之际，她就要过来宣判裁决了。

星期一

这个禁止玩游戏的惩罚比我想象中要麻烦得多。不过好在我还不是家里唯一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

罗德里克最近也吃了老妈的苦头。曼尼搞到了一期罗德里克的《重金属》杂志，里面有一页比基尼女郎横躺在车盖上的照片。他居然拿了这张艳照去托儿所的“展示口语课”上展示。



我估计老妈接到托儿所老师的电话家访后很难高兴得起来。

我也看过那期杂志，凭良心说，我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老妈对这种事情可绝不姑息。

对罗德里克的相应惩罚就是他得乖乖地回答老妈给他提出的系列问题。

这种杂志能让你进步吗？

不能。

这种杂志能让你在学校更受欢迎吗？

不能。

你现在怎么看待自己买这种杂志的行为？

我很惭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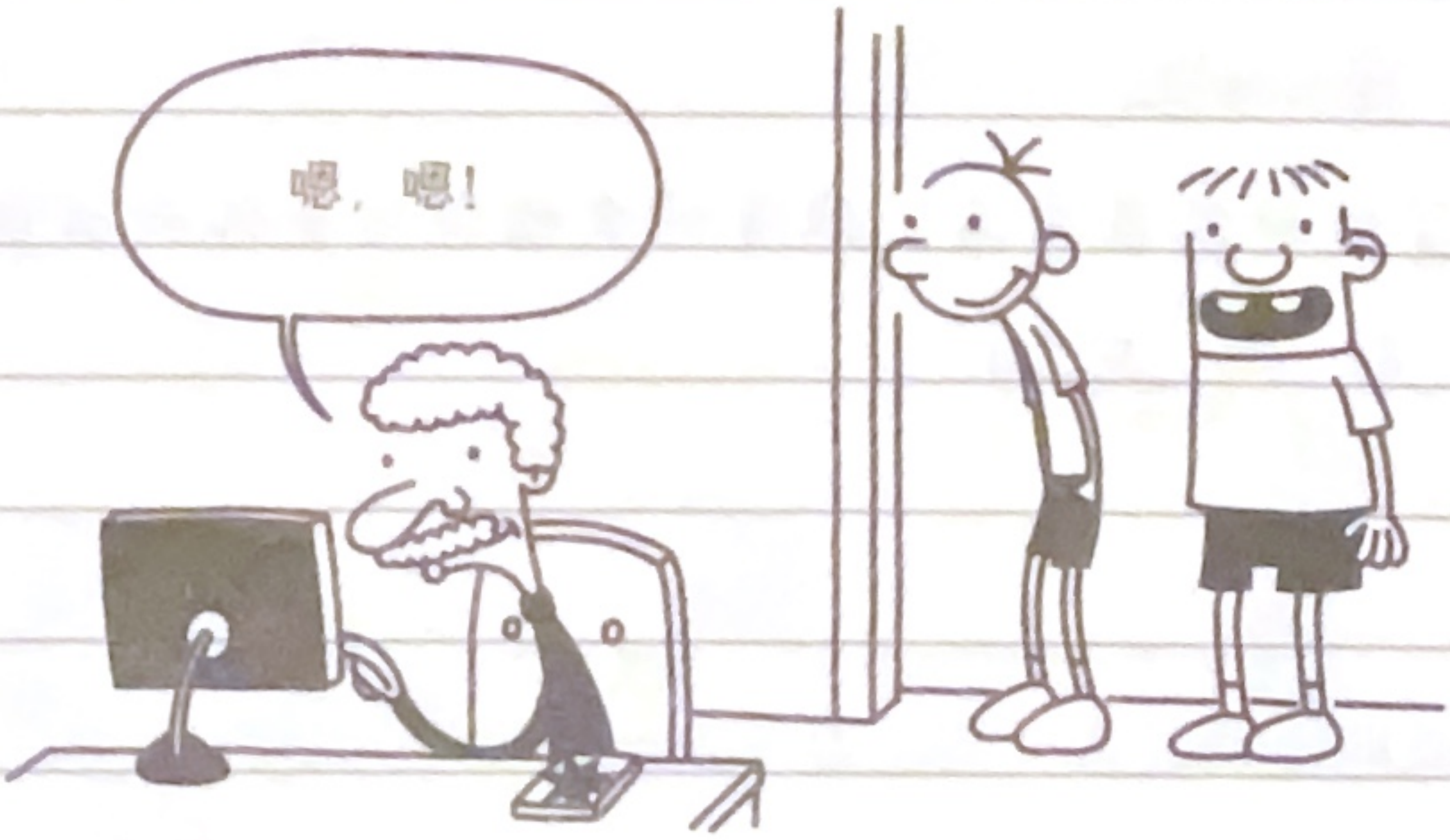
买了这种不良杂志，你有什么话想对全体女士说？

对不起，女士们。

星期三

惩戒期还没过去，我还是不能玩电动游戏，所以曼尼就把我的游戏机给抢占了。老妈出去买了一大堆益智游戏给曼尼。我觉得看着他玩游戏，简直就是活受罪。

值得高兴的消息是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罗利老爸安检的方法了。我只需把我的游戏光盘放在曼尼的《探索字母表》的盒子里就大功告成了。



① 译者注：原文中是Three（三）跟Tree（树）押韵。这里根据中文情况做了改译。